

金庸全集

卧
龙
记

续集

金庸
著

• 时代文艺出版社 •

腊月初五，长安城内出现一件怪事。

在长安，人人都知道德村古玩店的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守财奴，但就在这一天的正午，这古玩店的老板忽然善心大发，在古玩店门外派米赠衣，而且凡是超过五十岁的老人，一律慨赠白银十两。

十两白银不算太多，但长安城里超过五十岁的老人却不少。

谁也不知道这老板为什么会突发慈悲，人人都是啧啧称奇，甚至有人说：“今天太阳准会从东山掉落下去。”

到了黄昏，太阳依旧还是日落西山，而古玩店门外的穷苦老弱却越来越多了。

又过了两个时辰，负责派米赠衣的伙计宣布：“都派完了。”

“白银呢？我娘今年八十五岁，行动不便，所以叫我来领取。”一个满脸泥垢的小伙子叫道。

一个伙计望了他一眼道：“阁下尊庚？”

“我不叫尊庚，我姓方叫方孟海。”

“放屁！俺是问你几岁！”

“噢，是十九岁，还差三天就二十岁可也！”

伙计冷冷一笑道：“就算你二十岁好了，而你娘却八十五岁，岂不是她在六十五岁那年才把你生下来？”

方孟海一怔，还没有回答，周遭的人已为之哄然大笑。

方孟海暗叫一声“糟糕”，再也不好意思混水摸鱼，唯有灰头土脸的溜掉了。

天上有星星，虽然星光疏落，但看来却还是十分明亮。

方孟海跑到一间客栈旁边，没精打彩地躺了下去。

他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，忽然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老天爷，我还欠九两银子就可以得偿所愿了，但你怎么总是不肯帮我一把？”

他这句话才说完，立刻就有一块石头从天而降，而且不偏不倚，正向他的嘴巴掉落下来。

方孟海吃了一惊，急忙伸手去抓，总算他出手不慢，那石头立刻给他抓在手中。

他正要怒声呼喝，忽然发觉手里抓着的并不是石头，而是一锭银子。

这一锭银子，少说也有二十两！

他傻住了！

他这一辈子之中，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。

“是谁把银子乱抛？”他大声叫道。

但四周空荡荡的，街上连一个人也没有，他连续叫了几声，客栈里才有个大汉走了出来怒道：“是那个龟杂种灰孙子臭王八

在大呼小叫，打扰了大爷喝酒的雅兴？”

方孟海见他一出口便伤人，心中大是愤怒，便道：“你这杀千刀的倒路尸，怎配谈什么‘雅兴’二字？”

那大汉更是无名火起三千丈，立刻一拳向方孟海迎面打了过来。

方孟海冷冷一笑，右手轻轻一拨，居然轻描淡写地就把大汉的拳头拨开。

那大汉一怔，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年轻小伙子竟能拨开自己的拳头，而也就在他这一怔之间，脸上已重重的挨了一拳。

这一拳打得真不轻，那大汉登时满面血浆，仰天便倒下。

方孟海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想怎样打我，我就怎样回敬给你，你说公道不公道？”

但那大汉已昏过去，再也无法出声回答。

方孟海得意地一笑，但接着却又捧着那锭银子，为之眉头大皱起来。

这银子到底是谁的？难道是老天爷听到自己的埋怨，所以特派财神爷爷来帮忙一把？

他抓了抓脑袋，怎样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不久，那大汉已悠悠转醒，方孟海不愿意再跟这种蛮横酒徒瞎缠下去，只得匆匆走了。

夜已渐深，街上越来越是冷清清的。

方孟海在街上溜了几个圈子，来到了一条黑沉沉的巷子里。

忽然间，巷子里有人在笑。

方孟海怔住，他以为这巷子里绝不会有人，谁知巷里不但有人，而且那发笑的人还是个女子。

这女子的笑声很好听，就像是银铃一般清脆悦耳。

方孟海怔了一怔之后，接着便掉头而去。

在这夜深时候，巷里有人，而且又是个女人，准是个不怎么正经的路柳墙花。

方孟海并不歧视这种女人，但也不想接近她们。

但他和掉头走出两步，那银铃般的声音又已传进了他的耳朵：“你不记得那只母蜘蛛了？”

方孟海陡地呆住，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人的影子。

“丹枫！你是丹枫！你一定是楼丹枫！”他脸上泛现起兴奋的笑容，然后马上回头向那巷子走了进去。

巷子里忽然发出了光，那是烛光。

在烛光之下，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少女。

少女在笑，而且笑得很甜，很愉快。

虽然这里只不过是一条黑暗的陋巷，但她看来却像是置身在春光明媚的花园里一样。

她姓楼，叫楼丹枫，是方孟海从前邻居的朋友。

那时候，他们的年纪还很小，直到方孟海十岁那一年，他们终于分开了。

那一年，方孟海的娘亲病死了，父亲接着却出家做了和尚。

在他父亲出家之前，方孟海拜了一个江湖隐士为师，既修炼文才，也苦练了武学。

十年了，方孟海的师父叫他下山，叫他出去外面闯一闯。方孟海兴奋极了，立刻遵照师父的命令，准备在江湖上闯出一番功业。

但这一番“功业”应该如何闯法？

方孟海的师父没有说，而他自己也是不甚了了。

两天前，他来到了长安，到了今天深夜，更遇上了童年的“小红颜知己”楼丹枫。

□ □ □

楼丹枫长大了，眼睛比从前更清澈更明亮。

但她脸庞的轮廓还是没有改变，笑起来的时候颊上还是有着两个可爱的酒窝。

“你怎会在这里的？”方孟海诧异的问她。

她嫣然一笑，拨了拨背后长长的秀发，道：“我在长安已经三年了。”

方孟海眨了眨眼道：“你娘呢？”

楼丹枫笑道：“她也搬到了长安，还开了一间药局。”

方孟海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长安是大地方，她老人家在这里开设药局，生意一定很不錯了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生意是挺不错的，但我娘好像一点也不在乎。”

方孟海道：“你又怎知道她不在乎了呢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我是她女儿嘛，她高兴不高兴，在乎不在乎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会更清楚？”

方孟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说得对，嗯，这么晚了，你在巷

子里干什么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等你。”

“等我？”方孟海奇道：“你怎会知道我一定会来到这条巷子里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你昨天晚上，不也是睡在这里吗？”

方孟海更感惊奇道：“你又是怎会知道的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我在前天晚上，就已看见了你。”

方孟海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怎么不叫我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因为那时候你很忙。”

方孟海眉头一皱，道：“我很忙？我忙些什么？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？”

楼丹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时候，你正在跟一个老人下棋，地点就在土地庙的门外，对不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方孟海拍了拍脑袋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在那时候已经知道我在长安了！”

楼丹枫笑了笑，道：“本来，我是认不出你的，但和你对弈的老人，却忽然说了一声：‘方孟海，这一局你又输掉啦！’所以我加以细心留意，哈，这才终于认出真的是你。”

方孟海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和我下棋的是钱公公，他棋艺很高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楼丹枫道：“输赢是不打紧的，只要你肯苦练，总有一天可以反败为胜！”

方孟海摇摇头，道：“下棋这种事，对我来说是半点也不重

要的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我绝不想刻意加以苦练，来求取反败为胜的战果。”

楼丹枫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海哥哥，你说得很对，而且输给‘九省棋侠’钱有多，也不能算是什么耻辱。”

方孟海吃了一惊，讶然道：“什么？那钱公公就是‘九省棋侠’？”

楼丹枫掩嘴一笑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方孟海拍了拍额角，苦笑道：“我若知道他老人家就是鼎鼎大名的棋侠，就不敢在他面前班门弄斧了。”

楼丹枫悠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倒想知道，你怎会跟棋侠下棋的？”

方孟海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都是我贪心之过。”

“贪心？”楼丹枫一楞，“你从前似乎并不是个贪心的人。”

方孟海又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连出家人都很难戒除贪念，我这个凡夫俗子又怎会完全没有半点贪心之想？”

楼丹枫沉吟片刻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是很贪心的。”

方孟海奇道：“你贪什么？”

“贪吃。”楼丹枫眼珠子骨碌地一转，过了半晌接着又道：“还有贪睡。”

方孟海听得为之哑然失笑。

“不许你笑我！”楼丹枫立刻鼓起了香腮道：“你再笑，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”

方孟海忙道：“不笑！不笑！”

楼丹枫凝视着他，道：“你跟钱棋侠对弈，又和贪心有什么

关系？”

方孟海说道：“因为我看上了一把短剑。”

“一把短剑？”楼丹枫也是奇怪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方孟海道：“钱公公有一把好剑，长仅尺许，但却锋利无匹，我很喜欢，于是便向钱公公直说了出来。”

楼丹枫道：“钱公公怎么说？”

方孟海道：“他对我说：‘这短剑是不能卖的，但却可以送。’我听了不禁大是泄气，心想：‘就算送也绝不会送给我。’但钱公公接着又道：‘你我只是初次相识，老夫自无双手把短剑奉送之理。’我道：‘无功不受禄，即使公公肯送给晚辈，晚辈也不能接受。’”

楼丹枫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说得对！”

方孟海道：“钱公公看见我面露失望之色，便道：‘送虽不可，输却无妨。’我不懂他的真正意思，便追问下去，钱公公笑道：‘你要这把短剑，大可以跟老夫下棋，只要你能胜我一局，老夫就认输，让你成为这把短剑的新主人。’我听见了很是高兴，道：‘但我若输了又怎样？’钱公公道：“每局棋五两，你说怎样？”那时候我身上有一百二十两银子，除非一口气输二十四局，否则只要有其中一局杀败对方，那么他这把短剑就是我的了。”

楼丹枫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倒是便宜得很。”

方孟海脸上一红，谁知楼丹枫接着说道：“大占便宜的人不是你，而是钱棋侠！”

方孟海一呆，半晌才道：“他那一把短剑，绝不止值五两，

甚至绝不止值一百二十两！”

楼丹枫冷哼着说道：“就算那把短剑值十万两，他这样跟你赌，还是大占便宜的，因为你根本就无法子可以赢他任何一局棋！”

方孟海初时大不以为然，但接着平心静气一想，却又不得不承认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我已一口气输了二十几局，不要说是赢他，就连和棋也没出现过。”

楼丹枫道：“你若能和九省棋侠战成平手，那才是怪事！”

方孟海叹了口气道：“连和局亦求不得，想赢他是难比登天啦！”

楼丹枫道：“你还剩多少银子？”

方孟海赧然道：“差不多输光了。”

楼丹枫道：“输光就输光，为什么去冒充穷人？”

方孟海的脸更红，讶然道：“你在古玩店门外看见了我？”

楼丹枫撇嘴一笑，神气地道：“当然是看见了，不然又怎说得出来？”

方孟海干咳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那是很不对的，但若不是这样，我就没法子筹足十五两银子去买钱公公的短剑。”

楼丹枫两眼一瞪，道：“什么？钱棋侠愿意以十五两银子把剑卖给你？”

方孟海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楼丹枫道：“他不是对你说，那短剑是不卖的吗？”

方孟海道：“本来是不卖的，但他老人家后来却又改变主意

了，说只要十五两银子就肯把短剑割爱。”

楼丹枫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分明是存心作弄！”

方孟海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你有钱的时候，他怎么说也不肯把剑卖给你，但等到你身上的银子已输得差不多干干净净，他才改变主意愿意平沽，这岂不是故意来一套‘贱物斗穷人’吗？”

方孟海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也许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万万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”

“嘎！你把我当作是小人了？”楼丹枫的眼睛一红，连嘴也扁了起来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把银子还给我！”

“银子！什么银子？”方孟海想了想，恍然悟道：“那锭银子是你抛给我的吗？”

楼丹枫道：“不是我还有谁？难道你以为真的是上天派财神爷来帮一把吗？”

方孟海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老天爷从来就不会帮助真正倒霉的人，否则这世间上也不会有这许多贫苦大众了。”说着，把那锭银子掏了出来，交回给楼丹枫。

楼丹枫接过银子，脸上的神情更是气愤，说道：“你真的不要？”

“银子本来就是你的，正是无功不受禄，我又怎能白白接受了它？”

楼丹枫气得脸色发白，突然右手一扬，把那锭银子远远抛掉。

方孟海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你干嘛把银子抛掉了？”

楼丹枫冷冷道：“银子是我的，我喜欢怎样便怎样，谁能管得着？”

方孟海怔怔的望着她，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忽然间，烛光熄灭，楼丹枫突然“唷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在黑暗中，方孟海感觉到有几条人影，正以飞快的速度急掠而至。

“丹枫！”方孟海吃了一惊，急忙伸手想拉住楼丹枫。

但他的手还没有触及楼丹枫的衣衫，黑暗中突然精光暴闪，一把锋利的钢刀“刷”地劈了过来。

这一刀又快又狠，而且招数诡异莫测，方孟海虽不怕死，却也无法不闪退了两步。

再不怕死的人，也不能无缘无故白白的送死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他已感觉得到，楼丹枫已落入别人的手里。

楼丹枫的武功怎样，方孟海暂时还是不大清楚的，但从黑暗中突然掩杀而来的，肯定是经验老到的江湖高手无疑。

天上有星光。

星光虽然微弱，但方孟海却已看见，楼丹枫已给一个全身裹束着黑色衣裳的人掳走。

那黑衣人的轻功，极是超卓，才一眨眼间工夫，便已跃过了一道丈来高的墙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方孟海又惊又怒，想拚命追去，却又给一把锋利的钢刀逼得透气不过，正是泥菩萨渡江，自身难保，又怎能楼丹枫救

回来？

而挥刀攻向方孟海的黑衣人，也可算是一位武功卓绝的武林高手了，他连挥数刀，以为一定可以把方孟海毙诛刀下，想不到连连狠攻之下，都给方孟海闪避开去，也不禁为之十分惊奇。

其实，以方孟海的功夫，绝不比这黑衣人稍弱，但对方攻其不备，而且一上来更占了先机，所以才屈居下风而已。

那黑衣人见屡攻不下，知道对方也不是弱者，当下不再缠斗，耍了一轮虚招，急急撤身而退。

“慢走！”方孟海大叫。

但那黑衣人却走得更快，方孟海追了片刻，已消失了他的踪影。

方孟海脸色骤变，气得连连顿足，忽见街角有人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。

方孟海定睛一看，急忙上前叫道：“钱公公！我在这里！”

原来这个走路一摇一晃的人，正是“九省棋侠”钱有多。

这时候，钱有多手里捧着一坛女儿红，满身酒气地望着方孟海，忽然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来得好！来得正好，咱们来吃一大白，不醉不归！”

方孟海眉头大皱，道：“现在不是时候，请恕晚辈无法奉陪！”

钱有多怫然不悦，道：“喝酒又何必分什么时候？总要喝得高高兴兴，那就万事皆通也矣！”

方孟海跺了跺脚，道：“晚辈有个朋友给歹人掳走了，若不

把她救回来，不要说是喝酒，便是琼浆玉液，晚辈也是无心品尝。”

钱有多揉了揉眼睛，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谁敢为非作歹？”

方孟海叹了口气，暗忖道：“现在乃是黑得不能再黑的晚上，他却当作是光天化日，真是醉得一塌糊涂。”当下不再和他谈下去，匆匆施展轻功到处找寻楼丹枫。

但这时候街上已空空荡荡，哪里还有楼丹枫和那些黑衣人的影子？

方孟海越找越急，忽然背后有人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盲头苍蝇这四个字听得多了，但直到今天才知道是怎样的混帐东西！”

方孟海悚然一惊，回头望去，立刻就看见了钱有多的脸。

钱有多是个鼻子红红，头发如乱草般的糟老头，他虽然不是个叫化，但一身衣着只怕也和叫化子差不多了。

这个糟老头，原来就是“九省棋侠”，方孟海以前曾经听师父屡次提及，想不到一进入长安就遇上了这位风尘异人。

钱有多弈棋本领高明，方孟海是已经领教过的，但却没想到，这个看来已醉得天昏地暗的老人，他的轻功竟然犹在自己之上。

钱有多显然一直都跟着方孟海，但方孟海却完全察觉不到。

只听见钱有多又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酒，然后良久才道：“在长安找人，倘若有老夫帮忙，机会一定可以提高。”

“可以提高多少？”

“一倍!”

“一倍?”方孟海道:“这是怎样计算出来的?”

钱有多悠然道:“你有几只眼?”

方孟海说道:“有两只,你也是一样的。”

钱有多道:“对了,咱们两个人加起来,总共就是四只眼了,所以机会肯定可以增加一倍!”

方孟海为之啼笑皆非,道:“前辈,还有别的方法没有?”

钱有多道:“老夫虽然叫钱有多,但钱财方面,一直都是少得可怜,唯一多多的,却是计谋!”

方孟海道:“原来前辈是智多星,那就要向老前辈多多请教了。”

钱有多道:“首先,老夫要知道,被掳劫的是何许人也!”

方孟海立刻回答道:“那是一个少女,姓楼芳名丹枫!”

“楼丹枫?”钱有多忽然吸了口气,道:“她是不是有个娘亲开药局的?”

“对了,就是这个!”方孟海道。

“他妈的,你怎么不早点说??”钱有多突然生了气起来,怒道:“楼姑娘若有什么闪失,老夫就把你这个臭小子碎尸万段!”

方孟海吃了一惊,苦着脸道:“晚辈有什么地方做错了?”

钱有多哼了一声,道:“这丫头老是喜欢闯祸,这一次又不知开罪了何方神圣了?”

方孟海瞧着他,试探道:“前辈对丹枫姑娘很熟识?”

钱有多道:“像她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,老夫看见了就

眉头大皱，嘿嘿！真是他娘的乖乖，越熟识越不得好死！”

方孟海道：“前辈若不肯救她也就算了，无须还加以咒骂。”

钱有多“唉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几时咒骂过她了？这丫头，她什么都不喜欢，就只喜欢跟蜘蛛一起玩耍。”

“蜘蛛？”方孟海一呆道：“是什么蜘蛛？”

“什么蜘蛛都有！”钱有多缓缓道：“在她的蜘蛛屋里，最少有几百种不同的蜘蛛，有些差点和我的拳头不相上下，真的巨大得惊人！”

方孟海道：“在很久以前，我们曾经为了一只蜘蛛而吵架，想不到事隔多年，她还这样喜欢蜘蛛，而且还比从前更变本加厉。”

钱有多笑了笑，道：“她曾经对我提及过你们之间的小故事，那一次，你们同时发现了一只有毒的蜘蛛，你要把它杀死，但她不同意，于是两个小鬼头就吵骂起来了。”

方孟海道：“到最后，还是她赢了，我终于放过了那一只毒蜘蛛。”

钱有多道：“蜘蛛虽毒，但最毒的其实是人心。”

方孟海道：“心肠恶毒之辈，迟早必遭天谴。”

钱有多道：“说是这么说，但只怕未必真的如此。”

方孟海道：“前辈有办法可以找丹枫回来吗？”

钱有多道：“没有办法。”

方孟海立时露出了失望的神情，钱有多接着却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怎可如此急躁？老夫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办

法，但却可以碰一碰运气呀！”

方孟海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是不是又像冒头苍蝇一般，到处乱冲乱闯？”

“当然不是乱冲乱撞。”钱有多道：“长安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也绝不算很小，倘若单凭乱冲乱撞，恐怕撞十年八载，也找不到丹枫回来。”

方孟海道：“但前辈刚才不是说要碰碰运气吗？”

钱有多道：“碰运气并不等于乱碰乱撞，乱碰乱撞十居其九会碰壁，但碰运气却是有的放矢，虽然不一定中的，但最少也知道发在何处，并不是瞋着眼翘高屁股乱放二十九，你懂不懂？”

方孟海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这句话懂是懂了，但却不懂得前辈准备怎样去碰运气？”

钱有多道：“你听过‘长安阎王’这个人的名号没有？”

方孟海摇摇头道：“没听过。”

钱有多道：“这也不能怪你孤陋寡闻，就算是许多在长安长大的人，都不知道长安阎王到底是何许人也。”

方孟海忙道：“前辈一定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是？”

钱有多嘿嘿冷笑道：“这家伙的一切，老夫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我就是他的师兄。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。”方孟海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前辈何以忽然要提起他？”

钱有多冷冷道：“你可知道，老夫这个师弟是干什么买卖的？”